

[演化论与智慧设计论之争：举证责任在何方？](#)

江仁佑 2017年1月9日

近日因着王伟雄和刘创馥两位教授的《宗哲对话录》，引发了许多的讨论。我没有读过《宗哲对话录》，但对于智慧设计论的讨论，有一点想要回应。关启文教授在他对《宗哲对话录》的[初评](#)里，认为举证责任在于演化论者这一方，因为一些生物系统，似乎需要经过非常间接和迂回的过程，才能成功演化出来。如果没有足够的经验证据，那么我们就不能接受演化论对这些生物系统的解释。

刘教授特别写了一篇[文章](#)

来反驳，其中一个重点，在于强调举证的责任不在演化论者，而在智慧设计论者那一方。原因在于，同侪评审的学术期刊从来没有刊登过任何支持智慧设计论的论文。简言之，目前的科学学术界丝毫没有支持智慧设计论，因此，智慧设计论者必须要举出大量压倒性的证据，才能确立他们的立场。

我对刘教授的最后一点有些许不同的看法。的确，目前的学界如果广泛支持某一理论，反对者通常都需要提出大量的证据才能推翻主流的观点。但说一个观点是主流的观点，本身虽然是一个不错的支持理由，却不是一个压倒性的理由，要我们相信这是绝对的真理。科学史其实也告诉我们，主流的观点不一定是真理和完满的解释。

举个例子，物理学家过去只晓得传统的牛顿力学理论。当牛顿力学可以解释1000个物理现象中的999个时，我们是否就可以断言说：虽然各物理学家目前根据牛顿力学，只能提出不同的理论来解释第1000个现象，但各物理学家“绝对有理由假定”它们日后就会有牛顿力学的解释呢？这个“绝对有理由”，到最后被证实是错误的假定。

刘教授可以反驳说，牛顿力学最后被推翻了，正是因为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举出了实质的证据，证明了广义相对论的正确。也就是说，举证责任还是在反对主流观点的那一方。智慧设计论若想宣称自己是真理，并在学校科学课堂中被教导，就需要举出实质的证据。但现在他们只懂得要求演化论者提出压倒性的经验证据，智慧设计论又提出过什么经验证据支持他的创造过程，同时又是由谁所创造设计的呢？

然而，历史不正是要让我们从中学习功课吗？如果历史已经一再指出我们当前解释的局限，为什么举证的责任一定要落在反方的身上呢？如果演化论的确能非常成功地解释细菌抗药性的演化，但却还不能完满地解释眼睛的演化，更合理的做法，应该是保留判决，不能太快假定最后的解释必定也是主流观点的解释。如果出于实践上的考量，必须暂时假定主流观点的正确，这也许还说得过去；但既然是哲学上的思辨，不就应该更加开放吗？理论上来说，虽然关教授确实维护智慧设计论，但他对演化论的举证要求，可以独立于智慧设计论来思考。也许智慧设计论的证据更加薄弱，但这不等同于演化论就自动地成为正确。就目前来说，我觉得要说演化论最终必定能够解释所有生物的来源，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
演化论与智慧设计论之争 系列

1. [演化论与智慧设计论之争：举证责任在何方？](#)
2. [演化论与智慧设计论之争：朝向真正的对话](#)